

聚焦西南地区水泥产能过剩●思辨篇

怎样看西南地区水泥产能过剩？

经济日报、中国建材报联合调研组



在过剩与否的思辨中,企业生存、政府业绩、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经济发展,都像摆放天平两端的砝码,如何把持平衡?如何正确抉择?如何判断利弊?似乎都是难解的话题

西南调研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出自一位已经全面停产的水泥厂老总之口,语气无奈到令人心酸:“不少同行都以为西南地区的水泥企业日子最好过,其实过得苦呀……”

丰富原料 是经济推手

还是过剩祸首?

水泥企业

生存为主

还是生态优先?

外来建线

如何开展

优胜劣汰?

政府监管

要业绩还是

要持续发展?

有这样一件事在贵州水泥企业流传,某地区政府了解了当地水泥产能过剩相当严重,于是默许部分水泥企业限量生产、遏制过剩产能。于是,很多水泥企业由全年生产自行制订了停产时间表,可没过几个月,邻近城镇的地方政府,白天听不到这里水泥窑运转的动静,晚上也看不到水泥厂余热发电亮起的灯光,城镇突然陷入一片寂静漆黑之中,于是便传言这片区域经济下滑,政府监管不力,没有作为。

干法线而成为模范,风光一时。当我们来到厂区时,厂区依稀遗留着当年的风采,但却寂静无声。“我们是产能过剩最大的受害者之一。”新双老总如是说。由于水泥的运输半径有限,南山区天然形成的阻隔,被看作是防止水泥企业入侵的有效屏障,水

贵州和云南的石灰石资源非常丰富。生产水泥几乎成为贵州最大的经济支柱。“这里工业配套不足,经济发展落后,区域环境也不好。政府要成绩,当地人要挣钱,惟一能找到的可用资源只有石灰石,那就建水泥厂吧。有些地区方圆50公里就有好几家小水泥厂,而那些地方也不建高楼大厦,你说生产出来的水泥卖给谁呀?”贵州赛德水泥企业总经理

早在2000年之后,中国第一轮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开始在全国水泥企业普及的时候,云南省几乎每个县都有一个立窑厂,年产在10万吨至20万吨,似乎小日子过得还不错,而倘若新上一条日产2000吨的新型干法线,年产就在60万吨,突然间增加的水泥产量,在云南多地少的县里,总让企业老总有些迷茫。关键是立窑的年产量小,大多水泥企业的原始积累并不丰厚,新型干法线的占地面积大,新上一条新型干法线,企业就要重新辟出新地,而建新线的成本很高,企业老总为此感到巨大压力。于是,云南水泥企业都只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想出一些对策。

我们去云南某水泥企业采访,一小时的路程竟穿过了四五条隧道,而且有很多距离超长的隧道。云南省建材行业协会秘书长师红告诉我们,云南全省道路都是这样的情况。“云南是多山地带,水泥用量要高于平原地区。比如平原地区人均800公斤水泥已足够,而云南可能就需要人均1200公斤水泥。但综合全省的情况,我们认为云南人均900公斤水泥是属于正常的范畴,超出了就意味着产能过剩了。”师红说。云南所需水泥量要多于平原地区的客观原因,成了外来企业进军云南的重要凭证,外来大企业以此为理由,将生产线深入云南腹地,且越建越大。“云南水泥需求量多过平原,但水泥人均已经接近2吨了,已经和

全国大部分产能过剩地区持平了,可是还是有很多人认为云南是水泥需求大户。”师红说。四川全省水泥产能过剩,大抵从2008年开始显现。2008年3月份前,四川在建和拟新建生产线已经达到83条,合计总产能达到9970万吨,而这在建或拟建的80多条线,大部分来自外省水泥企业。而汶川地震发生在当年5月,所谓“外来企业大举入川,是为了灾后重建的需求”的说法并不属实。回过头来看,即便没有地震灾害的出现,四川也存在着产能过剩的隐患,倘若那83条新建线如期投产的话,也已经足够满足灾后重建的任务。汶川地震后,重建的任务急迫并且艰巨,而新建或拟建的项目尚

泥产能过剩也许不会像平原地区那样严重。但一位身处四川广安的企业家却斩钉截铁地说:“我们一定是全国水泥产能过剩最严重的区域之一,尤以川、贵、滇三省为重。”当然,在产能过剩阴影的笼罩下,也不乏风平浪静的个别案例。在云南,有一家上世纪30年代诞生

金勇坤说得很激动。据水泥企业经营者讲述,目前,贵州有很多石灰石矿山,山前山后、山左山右,都被不同的水泥厂、不同的生产线占据,一座山几乎要被挖平了,却依旧阻止不了新建生产线的亢奋脚步。“当地的政府也很为难,多年前,有些贫困县依靠发展水泥的确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效益,但很快就坠入了产能过剩的深渊。”金

比如,批大上小,批一条日产2000吨的新型干法,暗地里只建日产1200吨至1500吨的新型干法,同时,立窑依旧保持着运转。2009年之后,云南省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外省的水泥大企业纷纷入滇,新型干法大生产线也开始在云南生根结果,并且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显现出了大企业大生产线的威力,无形中令第一轮上了小型生产线的当地企业受到挤压。本地企业家于是又纷纷上报批线。此时,全国水泥产能过剩已现端倪,国家关于遏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38号文即将出台,上新线的批文十分严格。为了上大生产线,部分当地水

泥企业经营者开始想对策,结果就形成了批小上大的逆转局面,批一条日产3000吨的新线,实际建的却是日产4000吨的更大的生产线。在“求大”的过程中,不少偏远地区的水泥企业继续保留立窑,于是,当地很多城镇出现了大型新型干法线和早已被列入淘汰行列的立窑共存的现象。云南澄江华荣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文光曾用蝴蝶效应来比喻如今云南水泥企业的现状,因为云南省要发展旅游业,在2008年以后开始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导致当地水泥企业一窝蜂上线,这是造成今天产能严重过剩的原因之一。“产能过剩之后,这些水泥企业

不能完全投产,导致水泥供应量突然增长、供不应求是不争的事实。省内现有的水泥企业加大了生产线的投入,而外省水泥企业蜂拥入川,纷纷跑来圈地建线。到2010年,四川灾后重建的任务已基本完成,但不少地方仍大肆兴建生产线。当西南当地水泥企业将矛头指向外来者时,一位在行业内非常著名的龙头企业的创始人则提出了他对水泥产能过剩的想法。他曾表示,水泥产能过剩不是绝对性的,但淘汰落后产能势在必行,这不仅可以有效遏制产能过剩的相对局面,对于水泥行业在节能减排、创造绿色生态环境等更高层次的追求上也是有利无害。如何更快地淘汰落后产能?这位企业家说,最好的解决办法是通过市场化竞争去自然淘汰,要利用

区域性相对问题。淘汰落后产能一部分通过政策的支持和政府的监管,更大的一部分则需要市场化竞争去淘汰。而无论是淘汰落后产能,还是实现节能减排,保护当地生态环境,用大型生产线等量取代小型生产线,都是无法改变的趋势。

近几年的贵州省政府及各地市政府也在寻求更多可用资源发展当地经济,比如旅游业、食品业、林牧业等,试图将当地人对石灰石的依赖尽量降低,在更多元化的领域内寻找实现脱贫致富的新路径。借助省会及省内大城市加速发展生态文明建设,逐步改造或新建低碳绿色建筑的脚步日益坚实,一方面可以带动全省多元开发和发

展的思路;另一方面,也可以缓解因大量挖掘石灰石矿山,又因挖掘不科学而造成的难于复垦的现状,尽可能地恢复贵州原本山清水秀的自然风貌。丰富的石灰石资源,究竟是带动经济发展的天然优势,还是导致水泥产能过剩的罪魁祸首?无论是福是祸,并不在于天然资源的本身。如何合理地运用使之成为财富,才是真正需要求解的课题。

又活不下去了,企业就要辞退员工或者减发工资,员工因此消极怠工,企业面临破产,大量的当地百姓失去工作。于是,企业就开始想办法挣扎着活下去,因为没钱建新线,想方设法保留落后生产线,浪费资源,破坏环境……”文光说。不过,当大规模基建项目告一段落,水泥产能过剩的影响便迅速凸显——不仅成为破坏生态环境的罪魁祸首,那时候兴建的水泥厂和成百上千的员工,如今也将面临破产和被迫失业。通过什么方式既能关闭或淘汰当时兴建的小水泥厂,又能最大程度地避免由此带来的社会隐患,是摆在当地政府和相关水泥行业人士面前最大的难题。

先进技术和生产线,在当地政府的支持和协调下,为不同的区域水泥发展带来全新局面。外来企业进入西南地区,究竟是不顾产能过剩强行上马,还是加快了水泥产业化发展的脚步?究竟是和当地企业同抢一杯羹,还是在公平的环境中优胜劣汰?究竟是加剧了区域发展的负担,加重了对当地环境的破坏力度;还是从本质上扭转了当地水泥从产能、技术、意识等都相对落后的局面?或许对于这些疑问,今天都还给出不了准确的答案,但有一个问题却是当地企业和外来企业的共识:无论通过什么方式,淘汰落后产能,实现水泥行业节能减排,最大程度保护生态环境,都是水泥行业发展的未来。

消失了,也不能阻止所有的生产线停止新建,从根本上淘汰落后产能,遏制产能过剩,需要一个也许很漫长的过程。”师红说,地方政府只要能做到严格执行产业政策,继续加大监管和审批力度,省内的水泥产能过剩就不会进一步恶化。区域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老百姓幸福指数的提升,是各级政府衡量发展目标的重要杠杆,但是如果今天的发展会成为明天的包袱,那么现在这些急功近利,势必将会成为超负荷的社会包袱。

本区发展的状况不同,不能要求短时间内所有落后产能全部消失,也不能阻止所有的生产线停止新建,从根本上淘汰落后产能,遏制产能过剩,需要一个也许很漫长的过程。”师红说,地方政府只要能做到严格执行产业政策,继续加大监管和审批力度,省内的水泥产能过剩就不会进一步恶化。区域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老百姓幸福指数的提升,是各级政府衡量发展目标的重要杠杆,但是如果今天的发展会成为明天的包袱,那么现在这些急功近利,势必将会成为超负荷的社会包袱。

本区发展的状况不同,不能要求短时间内所有落后产能全部消失,也不能阻止所有的生产线停止新建,从根本上淘汰落后产能,遏制产能过剩,需要一个也许很漫长的过程。”师红说,地方政府只要能做到严格执行产业政策,继续加大监管和审批力度,省内的水泥产能过剩就不会进一步恶化。区域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老百姓幸福指数的提升,是各级政府衡量发展目标的重要杠杆,但是如果今天的发展会成为明天的包袱,那么现在这些急功近利,势必将会成为超负荷的社会包袱。

本区发展的状况不同,不能要求短时间内所有落后产能全部消失,也不能阻止所有的生产线停止新建,从根本上淘汰落后产能,遏制产能过剩,需要一个也许很漫长的过程。”师红说,地方政府只要能做到严格执行产业政策,继续加大监管和审批力度,省内的水泥产能过剩就不会进一步恶化。区域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老百姓幸福指数的提升,是各级政府衡量发展目标的重要杠杆,但是如果今天的发展会成为明天的包袱,那么现在这些急功近利,势必将会成为超负荷的社会包袱。

本区发展的状况不同,不能要求短时间内所有落后产能全部消失,也不能阻止所有的生产线停止新建,从根本上淘汰落后产能,遏制产能过剩,需要一个也许很漫长的过程。”师红说,地方政府只要能做到严格执行产业政策,继续加大监管和审批力度,省内的水泥产能过剩就不会进一步恶化。区域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老百姓幸福指数的提升,是各级政府衡量发展目标的重要杠杆,但是如果今天的发展会成为明天的包袱,那么现在这些急功近利,势必将会成为超负荷的社会包袱。

惟GDP论加剧 水泥产能过剩

林火灿

在西南地区采访时,不少水泥企业的负责人向我们诉苦:业界其实早已意识到西南地区水泥产能过剩的现实,也积极想办法挖潜力,力争摆脱产能过剩之困。但令人无奈的是,西南地区水泥产能过剩的局面几乎愈演愈烈。

尽管地方已经承诺不再批新线,但新的水泥生产线仍然一条接一条地上马,有些地方的小山沟里居然建了4条生产线,有些地方的贫困县几乎县县都有水泥厂,有些地方刚完成水泥企业重组,就继续招商引资,再上新的水泥项目……

这一个水泥产能扩张的乱象背后,从表面上看是市场调节机制滞后、企业盲目投资所致,但本质上却是政府行为所致。多年以来,不少地方在惟GDP论成败的狭隘政绩观指导下,长期倚重大项目、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反而忽视了市场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正常规律,一味大干快上、重复建设,导致不少水泥产能过剩愈演愈烈。

最近几年,为缓解水泥产能过剩的困局,国家有关部门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限制产能过快增长的政策文件。不过,在热衷追求GDP和税收冲动之下,不少地方开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导致政策文件几乎沦为一张废纸。

我们在采访中还发现,一些地方在水泥产能布局已经完成的情况下,仍然在招商中给投资者提供所谓的“政策优惠”,违规审批、随意审批大量新建、扩建项目;一些地方主动帮助企业开路条、拿批文,甚至允许企业未批先建、边批边建;有些地方还在水泥兼并重组完成后,继续新上生产线,导致产业兼并重组的努力付诸东流。

不过,这些旨在带动GDP增长的盲目投资,往往很难达到预期效果,导致水泥产能急剧增加,企业恶性竞争和低价倾销,使企业成本最低化、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变成了肥皂泡,最终搞乱了市场、搞砸了企业。同时,产能过剩也使全行业在调整结构、淘汰落后、推动技术进步等方面的努力付诸东流,更使国家和社会浪费了巨大的资源能源,付出了惨重的环境代价。

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水泥产能过剩的问题,必须首先改变地方政府惟GDP论的传统思维,抑制地方的盲目投资冲动,不再盲目审批新建水泥生产线,真正从源头上遏制水泥产能过快增长。其次,政府部门还应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坚决推进淘汰落后产能的相关工作,让高能耗、高污染的立窑水泥没有生存空间,加快引导和推动水泥产业加快转型升级,鼓励水泥企业向技术要效益。此外,还应加大政策监管力度,努力确保相关行业政策实施收到实效。

链接

2012年,西南区域产能过剩造成了区域内前三季度水泥行业竞争白热化,贵阳周边水泥价格曾低于200元/吨,昆明、重庆区域水泥价格长期徘徊在200元/吨左右,企业大幅度亏损。

重庆名列全国亏损之冠。2012年,重庆市水泥总产能达到7600万吨,水泥产量5276万吨,较上年同比增长4.41%,但全行业却亏损1.05亿元,企业亏损面达39.32%。

2012年,云南省规模以上水泥企业累计完成工业总产值249.42亿元,增长19.58%,但全行业实现利润同比下降26.19%,亏损企业69户,亏损额5.63亿元,同比增长59.94%。

2012年,贵州省水泥市场需求增长达到38%,居全国之首,但价格却始终处于较低水平。其中,32.5标号水泥价格每吨在230元至240元之间,今年年初甚至跌至190元。去年前11个月,贵州省水泥行业亏损了将近1亿元。

